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铁甲耀龙城

武

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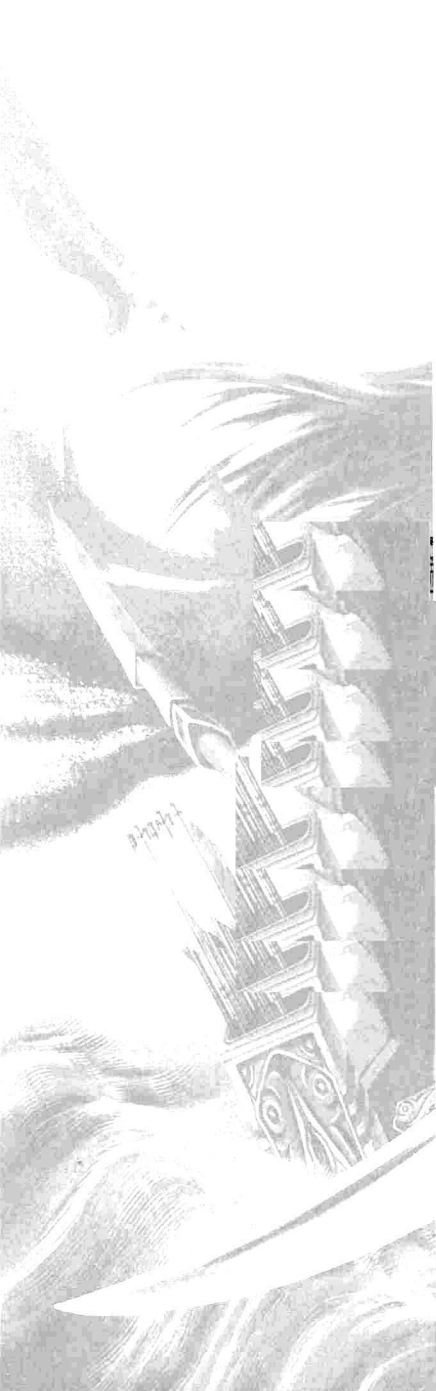
西矢著



铁甲耀龙城

西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© 西 失 20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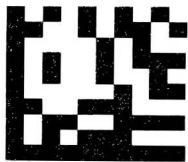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甲耀龙城/西失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8.10
ISBN 978-7-5313-3269-5

I. 铁… II. 西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9953 号

春风文艺



手机扫码或发春风文艺
至10658028访问网站

使用方法: (移动用户)

方法一: 直接上网。

编写短信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发送至“10658028”,
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即可上网了解更多。

方法二: 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。

发送短信“A”至“10658028”,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,
免费下载并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后, 打开软件, 扫描二维
码或输入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访问网站。

本二维码服务由中国移动提供, 无信息费, 咨询电话
10086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http: //www.chinachunfeng.net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 购书热线: 024-23284402)

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

责任编辑 温去非

责任校对 陈杰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幅面尺寸 130mm×186mm

字 数 145 千字

印 张 8.5 插 页 2

印 数 1—10 000 册
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313-3269-5

定 价 20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3835670



荒
芜
英
雄
路

进入桑拓原第四天，焰腾腾的浮土上只剩下零星绿意。囚车吃力地在驿道上犁过，留下两道深深的轮痕。已是塞外的五月，骄阳流火般曝晒着大地，直要将乾坤冶炼成熔炉。

马队从京城出发，便一直沿着这条驿道行进，此刻终于到了尽头。雄浑的沙漠已然遥遥在望，驿道的石基被湮没在一色的沙土中。据说当年成吉思汗的铁骑便是循此入关，将中原的典章文物扫地尽休。那时桑拓原还被翠绿的青草覆盖。而今距元朝覆灭不过百年，竟已蜕化至此。

广袤的沙海无垠无际，副统领马杰遮眼望去，只能见一片白光氤氲。他不由得轻叹一声，道：“再过去就不是天朝的疆土了，蛮夷之地，连日头都是这般热辣。”一边的骑士抹了把汗：“可不是，这贼老天！要在京里，非得狂灌几碗酸梅汤不可。”

他的眉目早被沙尘模糊，只有从粗壮的身形，才能认出是江左关刀门出身的叶大飞。马杰苦笑着冲队伍最前头喊：“统领，日头太大，让兄弟们喝口水再走吧！”

统领出奇的年轻，只不过二十出头，与一众属下不同，衣裳拾掇得很清爽，仿佛不曾在沙漠

中行走过。他闻声转过头，皱眉道：“一个时辰前才喝过，怎么又渴了？”马杰赔笑道：“天气热得紧，风沙又大，兄弟们又没走过大漠，着实不容易挨。”

统领盯了马杰片刻，才将水囊抛过去。沙漠干旱而炎热，马队携带的清水又有限，喝水间歇被作了严格规定。

马杰没有喝，将水囊递向旁边。叶大飞狂喝一气，鲸吞牛饮之后，才心犹未甘地向后传去。轮完一圈，水囊两壁已扁贴在一块。马杰喝了两口就要拧上，叶大飞低声道：“统领，你看那囚犯——”

囚车被裹挟在马队中间，是用简陋的梨木扎成，铆接的地方露出粗大榫尾，显得粗犷结实。囚犯眼神呆滞地端坐其中，眉发间多是沙尘，分辨不出年龄。在烈日的照耀下，仿佛是一截枯木，随着囚车毫无生气地晃荡。

马杰微一犹豫，将水囊递了过去。叶大飞咧嘴一笑，副统领毕竟还有人情味，不似那位刚调进来的统领一般，一味地嚣张跋扈。他勒马原地，等囚车迎上来，却听得冰冷的喝止传来：“不要让他喝水！”

叶大飞僵住了动作，尴尬地抬眼望去：“统领大人，您看天这么热，犯人也受不了……”年

轻的统领重复道：“不要让他喝水！”

叶大飞迟疑地望向马杰，这可是经他同意的，却被统领这么生硬地驳回。众人也都留意到事情的始末，俱是不满，这统领也未免太不谙事，即便是显摆打压，也不必这么薄人颜面。但碍于其平素威权，都惴惴不敢发声。

一片寂静中，马杰眯着眼笑道：“既然统领有令，便别给犯人喝水了。一个鞑子而已，若真叫他喝了，倒是把清水糟蹋了。”

众人长舒口气，还是副统领涵养够，不然真起了冲突，可不好收场。叶大飞旋紧壶塞，将水囊掷还过去。不知有心还是无意，水囊竟远了几尺。

统领无声冷笑，伸手向虚空一探，水囊应声飞入手中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早知他武功甚高，不想竟到了虚空摄物的境界，虽然只是短短几尺，已非他们能望项背。

马队继续向前行进，广袤一色的天地中便有了这个黑点移动的痕迹。两道深碾的轮痕，继而被零碎的马蹄踩乱。

驿道两侧都是干涩沙土，仅有的几片草叶也在阳光下蔫蜷。两旁的原野都蜕化成沙漠，再无复往日风貌。尤其过了“阳关三叠”，更是鲜有人敢进入的死亡沙海。

劝君更进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最初建这阳关三叠酒居的定是位饱学之士，再没有比这更适合的名字。西出便是一片茫茫荒原，小楼已是道路的尽头。猎猎热浪中，那杆酒旗飘扬着，与其说是迎客，倒不如看成劝君回头恰当些。

当然，店小二是不会劝君回头的，他看见远远的一彪人马过来，忙欣喜地迎上前去。入夏以后，很久没有这样庞大的马队经过，今天却意外地迎来两批。

这支马队装束很奇怪，都是一色的大红披风，被汗水濡湿后，宛若殷红的鲜血在流淌。另外还有一辆粗糙的囚车，夹在马队中间，颠簸摇晃地行驶。

店小二心中一兀，突然想起来过往客商经常提的一群人，便怔立当地不知所措。这塞外的不毛之地，他们也会来吗？

马队在酒旗处停了下来。马杰注意到店小二的神色，不由得摇头苦笑，这袭大红袍子的威风竟然远扬塞外，真不知该额手称庆又或哭笑不得。行在最前面的统领却径直扬鞭抽去，喝骂道：“锦衣卫办差，没有见识过吗？还不把马牵去喂草料。”

一众锦衣卫甩镫下马，闹哄哄地往店里拥。店小二摸着红肿的腮帮，战战兢兢地答应，见囚车还暴晒在外面，便招呼几个伙计，要连马一起

移到檐下。却听一声喝止：“囚犯就搁在外边，不要乱动！”

只见那个年轻人正站在门口，目光冰冷，梭巡扫视。虽然是盛夏的天气，伙计们却如坠冰窟。

酒肆店面并不大，只摆了七八张方桌。屋檐窗格的罅隙间不时有热浪渗进，并不比外面好多少，但避开了毒辣的日头，众人不禁精神一振。

十数个番人占去了三张桌子，对于众人的到来，并不作答理。最里头的柜台坐着昏沉沉的掌柜，细眯着眼，一副老花镜直要掉到鼻梁上。直到小二过去唤了声，才醒过神来。

叶大飞上前不耐烦地吩咐：“吃的喝的且不忙上，先去汲几桶水来，让爷们洗漱一番。”这正合了众人的意，一齐催促。伙计们却没有动，只是拿眼望向掌柜。

“不是小人为难各位军爷，这可真的难以从命。谁不知道进桑拓原后，水可比金子还贵，喝尚且不够，可没有给各位军爷洗漱的宽裕。”掌柜慢条斯理地答道。

“那就把别人喝的都腾出来！”年轻的统领皱眉道。他生性爱洁，每到客栈住下，总要先洗漱一番，否则全身都不舒服。

掌柜摇头道：“这点恕难从命。”统领嘿声冷

笑，倏地一鞭挥出。鞭势如若闪电，眼见就要抽上掌柜，但电光石火间，却被两根发黄的手指分毫不差地捉住。

一众锦衣卫耸然动容，自问绝不能这般轻描淡写地接下。但是这边城塞外的老掌柜却做到了。

统领喝了声好，持鞭的右臂一挣，千斤巨力涌将出去。出乎他的意料，那两根细长发黄的指头岿然不动。

“本座在京城，也未见过你这般桀骜不驯的刁民。莫非是鞑鞑人潜伏进来的奸细？”统领冷厉地问道。他知道自己这袭大红袍子的威力，许多武林耆宿见到也不得不纡尊屈贵。

“小人在漠北经营酒肆，也有数十年光景，从没见过这般蛮横的客人。莫非是鱼肉中原、飞扬跋扈的锦衣卫？”老掌柜不紧不慢地反问。

统领微微一笑：“能这般谬赞锦衣卫的，大明朝的疆土内恐怕只有阁下一人了。”他一顿，脸色沉若死水，“只是阁下可知道锦衣卫的袍子为何是红色的？”

老掌柜细眯着眼，并不答话。

“不知道吗？本座便告诉你，那都是用人血染红的。”他的声音才落，一众锦衣卫便锵地拔出腰刀。森然的刀刃画过一道道雪亮的弧，疹人寒意浸满屋子。几个伙计已经在瑟瑟发抖。

一触即发的时候，却有一声喝止传来。马杰越众而出，示意众人放下兵刃，对统领低声道：“这掌柜看来是个不易与的角色，若真闹起来，我们虽然不吃亏，但清水补给却要受影响。不如同他商谈一番，兴许有转机。”

他脸上挂着一贯的微笑，谦恭而又精明。统领也不想与这位莫测高深的掌柜翻脸，再加上马杰此时出面，倒委实找不出推拒的理由，只能将手一摆，令众锦衣卫退后坐下，自己也就近寻了个位子。

马杰向掌柜拱手笑道：“不知掌柜如何称呼，以尊驾的身手，如何会在这塞外穷地方经营酒肆？”掌柜淡然应道：“这龙蛇混杂之地，也不是寻常人可以待的。倒是军爷们突然出现在这荒芜地方，才叫人吃惊。”

马杰哑然笑道：“掌柜这针锋相对的脾气让人欣赏。好吧，一分钱一分货，我需要三桶清水，掌柜但开出价码来。”

老掌柜嘿然一笑：“桑拓原中水比金子还值钱，别的地方是按车计，我这儿可是按碗算，只怕军爷不愿做这笔买卖。”马杰摇头笑道：“天下间，锦衣卫买不起的东西还屈指可数。”

老掌柜看了他一眼，低头拨动算盘珠子，飞

快地道：“景德镇制的瓷碗，一碗水三钱银子，一只木桶能盛五十三碗又半，我这里给军爷些便利，便作五十碗算，剩下的几两银子便饶你。”

话音才落，已有不少人怒骂出口，只差又拔刀子。统领冷笑看着二人，不置可否，他平素将马杰压制得厉害，此刻倒要看他能折腾出什么名堂来。

马杰不动声色地掏出两锭银子，往结实的梨木柜台按下，银锭悄无声息地没人。这一手非要深厚内功不能为，也是软硬兼施的意思。他们锦衣卫并非不能奈何他。一众部属纷纷喝起好来，喝彩声要比寻常响亮得多。

统领却是心中一凛，这马杰平素韬光养晦，总是一脸祥和，想不到手底下这般硬扎。真要过招，也不是容易分出胜负的。

老掌柜也不取银子，似乎并不在意马杰的示威，一挥手令伙计们取水去了。

众锦衣卫分散开来，占了余下七张桌子。梳洗过后，众人都精神许多，此刻正就着风干野味饮着塞外独有的酸奶酒。也许是地理便利的原因，酒并不比清水贵多少，众人也就坦然接受了。

马杰则坐在柜台边，与掌柜搭腔。两人漫无边际地扯着，其实在旁敲侧击对方。“夏天沙大，

冬天风冷，都不适合过这桑拓原。眼下立夏已过，天气越发热得难受。依小人看，倒不如重回大同，然后绕道向北，不要经过沙漠，一样可以到草原上去。”掌柜建议道。

马杰苦笑道：“在下早就听说过这桑拓原的厉害，但是差事紧迫，可没有这些余裕。否则哪能让兄弟们受这些活罪。”

掌柜试探着问道：“众位军爷可是要押解这鞑子到草原上去？”马杰警惕地道：“掌柜凭什么说这囚犯是鞑子？”

老掌柜不以为意，道：“去岁土木堡变故，鞑子挥师入关，虽然占了不少便宜，京师一役中却吃了大亏，被虏了不少人。小人常要到百里外的市集补充货源，时常见到官军押解着俘虏到草原去交换人质。这次竟要劳动锦衣卫军爷亲赴，外头这鞑子的来历不小吧？”

马杰突然沉下脸，道：“掌柜可知道祸从口出的道理？单凭方才这句话，就能论你刺探军机之罪。”

老掌柜一怔，打了自己一个嘴巴：“军爷说得是，小人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。您大人大量，还望多包涵些。”

马杰缓声道：“我与掌柜也算投缘，若是别人，就没有这般好相与了。”他一顿，道，“掌柜

在桑拓原多年，可知这一路西去有取水歇脚的地方吗？”言语之间，他已经给掌柜戴了顶帽子，似乎不详尽答来，便对不起这投缘二字。

掌柜皱眉道：“西去便是死亡沙海，一路黄沙漫漫，可真没有休憩补给的地方。中途倒是有一座小绿洲，不过有鞑子驻扎。不是小人饶舌，军爷们便这般入沙漠，且不提清水，只怕马儿到中途就要吃不消。”

马杰指着酒店中的番人，问道：“这群番人不也是要穿过桑拓原吗？”掌柜苦笑道：“他们世代与风沙为伍，除了适应气候外，也积累出了一套办法。譬如以骆驼代步、备足清水，这些都不是军爷们能比的。”

他们正说着，那群番人起身出了酒店，余下一个老番头来会账。伙计从屋檐下牵出十数匹骆驼。这群牲畜在烈日下不显丝毫疲态，一身细毛反而油光发亮。它们从容地迈着步子，挂在脖颈间的风铃受到震荡，格外悦耳地响着，为这白光炽烈的沙漠注入一丝清凉。

囚车依旧暴晒在烈日下，车肱间惨厉地错裂开几道纹路。囚犯木然端坐，若不是眼珠间或一转，只怕会被误认成一截朽木。

那群番人正要离去，突然跃下一个身材曼妙的少女，持着水囊行向囚车。宽大番衣掩不住窈

窈身姿，在烈日黄沙中，她便如水仙花一般灵秀。原先杂处一起，还看不出其出众，现在踏沙而行，竟似天仙一般的人儿。

众人虽久处中原繁华之地，却也少见这般秀色，一时间不由得怔住。

突然的静谧，将陷入沉思的统领搅醒。他循着目光望去，也不由得一怔。在这黄沙漫漫的世界，炽烈白光将一切照耀得单调枯燥，现在突然出现这么个鲜活的女子，色彩似乎立刻丰富起来。

那女子行到囚车前，似乎轻叹了声，径直将水囊解开。汨汨清水在阳光下泛着剔透的光，清澈落下。然而囚犯却依旧木然，丝毫感受不到滋润。一革囊水倾完，他也没饮进半滴。

众锦衣卫见那女子竟敢喂囚犯水喝，心中好生为难，这可是犯禁例的事情。只好向统领看去，却发觉他也正望着那女子，眼中异彩涟涟，丝毫没有阻止的意思。

那少女见囚犯不饮，只好摇头苦笑，将革囊扔在沙地上，往回行去。风铃的悦耳声中，驼队迅速地向沙海遁去，最终没入白光氤氲中。只剩下那浅浅的一溜蹄印，提醒着酒肆众人，方才有这么一个色彩鲜活的女子。

锦衣卫缓过神来，其中一个喃喃骂道：“真是邪门了，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竟会有这么漂亮的

妞，白便宜了外头那鞑子。”另一个接道：“你不会穷心未尽，色心又起了吧！”众人发出暧昧笑声。

马杰笑道：“塞外竟有这般人才，着实叫人惊艳一回。方才看他们以骆驼代步，比马可要轻便多了。”他来回扫视着屋檐下边的几匹骆驼，番人既已离去，剩下的自然是掌柜的了。

掌柜哪会不知道他动的心思，微笑道：“军爷如果想买，那是小人的荣幸。小店共有八匹骆驼，可以匀出六匹。每匹就算五十两银子，共计三百两。这顿酒饭就算小店孝敬。”

马杰没想到他这么爽快答应，一时间倒不知所措。三百两是个大数目，他倒不好立刻拍板。

“就此说定了。”邻桌的统领突然起身，扔了三张银票到柜台上，也不去看掌柜，径直往屋外行去。

银货两讫，马杰又买了清水食物，末了才问道：“你们只剩两匹骆驼，如何取水？”

掌柜眯着眼笑道：“接下去天热沙大，没人再敢走这桑拓原，军爷们只怕是最后一批客人。而小人也将在明日起程，到关内避一阵，立秋后再回来。”

马杰摇头苦笑，知道又被这老狐狸占了便宜去，道：“我们正缺一个地理熟悉的向导，掌柜

可否屈就？报酬当然好商量。”

掌柜摇摇头：“向导就免了，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。”

这时候锦衣卫已经在统领的指挥下，将清水食物装载到骆驼上，即将出发。马杰深深地注视掌柜一眼：“掌柜可并不像个商人，也许入行不久吧。”他的话余味深长，掌柜竟忘了辩解，怔怔地看着他走出酒店。

驼铃声在亘古荒芜的大漠中天籁一般扬起。今夏的最后一批旅客踏入了死亡沙海。

漫漫黄沙，再见不到一丝绿意。触目所及，都是灼亮刺眼的光。所有人都倦怠无神，干渴与炎热让他们不想开口说话，每吐一个字都是极耗气力的。进入死亡沙海才一个时辰，却仿佛经历了漫长的跋涉。

又越过了一处沙丘，依旧是一望无垠的广漠。在可怕的沉寂中，却突然听得马杰一声惊咤，原来浮沙上竟有杂沓的蹄印。一路行来，可是首次看见人烟出没的痕迹。

统领也驻马顿足，皱眉道：“那群番人刚出发不久，也许是他们留下的。我们加紧赶上去，看能不能找他们做向导。”

马杰摇头，翻身下马，仔细观察起那些杂乱